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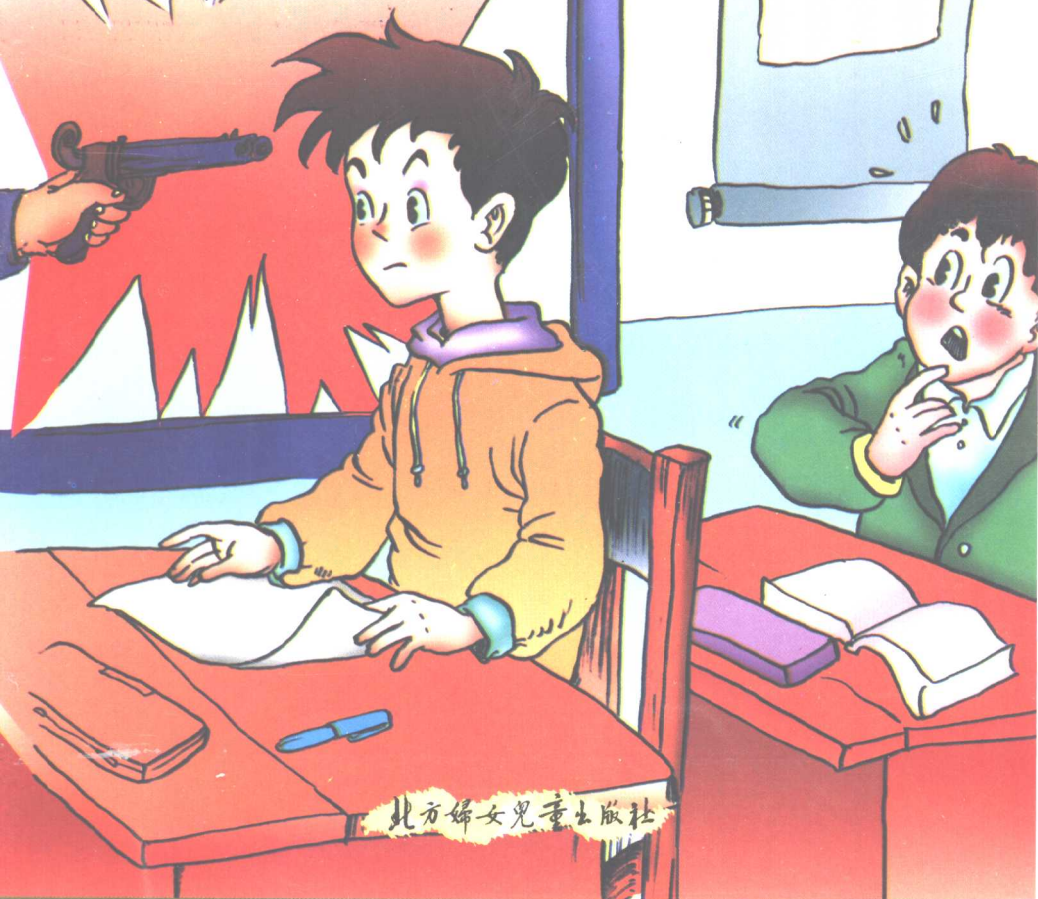
JIN YAN JING SHAO NIAN ZHEN TAN XIAO SHUO XI LIE



少年侦探小说系列

铁甲帮

李也 著



TIEJIABANG

铁甲帮



作者 / 李 也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甲帮/李也著. —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2. 4

(金眼睛少年侦探小说)

ISBN 7-5385-2023-6

I. 铁... II. 李... III. 儿童文学—侦探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I 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428 号

金眼睛少年侦探小说系列 铁甲帮

作 者	李 也
出 版 者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者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电 话	0431-5640624
印 刷	吉林市东方印刷制版厂
开 本	32(850×1168 毫米)
印 张	6.125
责 编	师晓晖
版式设计	王咏梅
封面制作	曹 恒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2023-6/G·1233

定价:8.00 元



简 介

正在上课的时候，一把手枪打碎玻璃指向了高天仞的头，全班同学都吓傻了。

46中是本市名声较差的中学，学校内有两大帮派，一帮持强凌弱，一帮伸张正义，到底哪一个
是铁甲帮？

高天仞竟然成了贩毒分子……

谜，一个接一个……



目 录

楔 子 / 1
第 一 章 / 9
第 二 章 / 42
第 三 章 / 82
第 四 章 / 112
第 五 章 / 137
第 六 章 / 166
尾 声 / 185



楔 子

这是一个废弃了的汽车修理厂。

东面是高高架起的高空作业缆车，生着黄色锈迹，凸一块凹一块；西面堆着一些已被砸得不成形状的汽车，乱乱地锈在那里；北面一座高耸着的烟囱，几处红砖已经脱落，砖缝里长着杂草，枯枯地绿着，努力在风里挺着细瘦的腰身；南面本应是汽锤的地方，现在空着。

一切都在证明着时间的力量。

证明着雨水的力量。

现在正在落雨。

是那种小雨，飘飘洒洒的，总也落不完的样子。

雨噼噼啪啪地敲打着草地，好像和草地有仇，总也不停。

除了雨，还有人。

人站在草地上。

两个人。

两个男孩儿。

一个穿着长及脚踝的黑色风雨衣，被雨打湿了，重重地沉下来。一个穿一件橘色的上装，在雨水的冲刷下，更加明艳耀眼。

他们一动不动，站在雨里，目光交汇在一起，缠绕着对视，目光中好像有火在燃烧。

他们都留着长发。

雨水顺着发丝，在发梢处形成一个水滴，水滴来不及



堆积形成，就滴落下来，落到已被雨水打湿的衣服上，在衣服上顺流而下，从衣襟落到草地上。

他们在等待。

他们在等待雨停。

雨渐渐小了。

丝线化为水雾。水雾渐渐散去。阳光像剑，把积雨的云划得支离破碎。

“天晴了。”穿风雨衣的人说。

他的脸色苍白，脸上的神情平静，两道浓眉斜插入鬓角，嘴唇紧抿在一起，成一条细线。

他的年纪只有十三四岁。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手伸进了风雨衣的下摆。

“是啊，天晴了。”穿橘色上装的人抬起头，看了看天。

他也只有十三四岁，脸色较穿黑色风雨衣的人黑一点，眉毛很淡，微微上挑，眼睛却很大，又黑又亮，似乎深不可测。

“我们开始吧。”穿黑风衣的小伙子说。

他的声音有些激动和迫不及待。

“其实，我早就厌倦这种日子了，总是不停地开始，不停地结束，然后又开始……”穿橘色衣服的小伙子说，“什么时候没有开始该多好啊。唉——”他长叹了口气。

“开始吧！”黑风衣小伙子等不及了。

穿橘色衣服的小伙子看了看他，嘴角露出一丝苦笑。

“开始吧！”黑风衣小伙子已经在喊了。

穿橘色衣服的小伙子没有动。

“开始吧!!!”穿黑风衣的小伙子声音已经有些嘶哑



了。

“我不愿开始，却总是要开始的。”穿橘色衣服的小伙子又看了看天，又扫了一眼烟囱那个方向，慢慢摇摇头，“好吧——”

他的手缓缓伸进衣服里，忽然迅速掏出一样东西，对穿风雨衣的小伙子说：“开始！”

黑风雨衣小伙子的手，在那一瞬间猛地抽出一一直在衣服下摆里的手。

他的手里，握着一把二战时期日本兵经常用的三八大盖步枪上的枪刺。枪刺扁扁的，像一把刀子，两面有着凹下去的浅浅的血槽，如果刺到人身上，人身上的血液，将由这两个血槽中流出来。

生命将由这两个血槽中流失。

他的手紧握着枪刺的把手。

他的手上暴起了青筋。

他迅速向穿着橘色衣服的小伙子冲过去。脚蹬踏着草地。草地上的雨水四处崩溅。他手里的枪刺，在空中划一个半圆。阳光在枪刺上流泻着，骤然爆出耀眼的光华，瞬间消失。

刀的速度很快。

刀的落脚点是橘色上装小伙子的肩膀。

橘色上装的小伙子没动。

他站在那里，就像那个已被风雨冲刷得疲惫不堪、却仍挺立在那里的烟囱。

刀仍在下落。

穿黑风雨衣的小伙子，狼一样嘶叫着，似乎已看到了血花飞落的情形。

刀光一收。





刀光像落在水里的火焰。

刀光收在橘色上装小伙子的右手里。

刀光熄灭了。

橘色上装小伙子的右手空着。没有刀，也没有戴手套。什么都没有。然而，他就用那只右手，死死地抓住了枪刺。他的目光还是又黑又亮，深不可测。他没有看自己的手。他的手握着劈下来的刀，好像握着一根树枝或者稻草，没有对他的手造成任何伤害似的。

手握着刀，轻轻向身边一带，落下去，然后又举到半空中。

刀上的血槽里，汩汩地流出鲜血。

鲜血越来越多。

鲜血打湿了刀上的手。打湿了刀把上的手。打湿了黑色的风雨衣。打湿了橘色的上装。打湿了脚下的草地。

穿黑色风雨衣的小伙子脸色更加苍白了。

白得几乎没有了血色。

似乎正在流血的是他。

他的手越来越无力，松开了刀，眼里泪光一闪，蹲到地上呕吐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穿橘色上装的小伙子，左手忽然出现一把晶亮的小刀子。

他的左手呼地递了出去，就像是一条毒蛇的蛇信，瞬间又收了回来。

“我早就厌倦了这种开始和结束，开始总是很慢，而结束总是太快。”穿橘色上装的小伙子说，“这种结束，你还满意吧？”

穿黑色风雨衣的小伙子已无法开口。

他捂着自己的肩。



肩上有一个小洞。

小洞周围的衣服，比其他地方的颜色要黑许多。

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当血湿了黑衣服时，黑衣服会更黑。

他感到疼痛如同一条导火索，从各条神经迅速向同一个地方聚集，忽然爆炸开，整个人立即虚了下来。

他从没感受过这种疼痛。

“这是一次教训。”穿橘色上装的小伙子，脸色有些苍白地缓缓地说。

“是。”穿黑风雨衣的小伙子已经跪到了地上。

“挑战需要实力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还要找我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等你具备这种实力的时候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等着你。”

“好。”

穿黑色风雨衣的小伙子声音已像是一堆碎玻璃片，揉在一起，沙沙作响。

“你，可以走了。”穿橘色上装的小伙子，用沾着泥水和草屑的脚底板，轻轻触一下他的头顶——这意思表示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也是一种羞辱的意思。

黑风雨衣的小伙子一动没动，仍旧保持着那个姿势。

他眼里的泪终于流了下来。

泪和发间流下的雨水混到一处，已分不清是泪是雨。

烟囱那边和缆车下，各跑出一队十三四岁的男孩子。他们中，最小的只有十来岁，最大的也超不过十五岁。



这些男孩子的脸上稚气未消，但都燃烧着愤怒。

他们手里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。

有的手里握着棒球棍，有的手里抓着一根铁管，有的干脆只是两块砖头。

从缆车下跑来的男孩子，把穿黑风衣的小伙子扶到他们身后，脸上的神情戒备着，慢慢向后退去。而从烟囱下跑来的这队男孩子，扶住了穿橘色上装的小伙子，他们脸上的愤怒，像刚刚点燃的汽油，马上就要蔓延开了。

有个男孩子凑上去，想把刀从橘色上装小伙子手里抽出来。

橘色上装的小伙子摇摇头。

“不要动。”他说：“大家都不要动。事情已经结束了。”

他的右手，现在如同烧着一团火，呼呼地吼叫着。他只感到手上的热，烤人的热。他还感觉不到痛，但凭经验，他知道，刀至少已砍进了手骨的一半。如果此时抽出刀，他会因失血过多而立即昏倒，而手伤也将会因此而更加严重。

“给我大哥跪下！”

他身边的男孩子横着眼睛对另一方的人说。

橘色上装的小伙子用左手挡住了他。

“走！”

那个男孩看看橘色上装的小伙子，看看他仍握在手里的枪刺，看看仍沿着枪刺的血槽向外喷涌着的鲜血，皱了皱眉，指着另一方的人吼道：“我大哥的事情过去了，我和你们的事还没完。记住了，等我找到你们的时候，别太奇怪。”

说完，他匆匆地扶着穿橘色上装的小伙子走了。



另一伙小伙子也匆匆地离开了这里。

天空上的云又开始聚拢在一起。

它们挡住了羞涩的阳光。

又开始落雨了。

雨如雾，渐渐成丝。

雨丝冲刷着草地上的血水，溶入到营养着草地的泥土中去，渐渐不见。

汽车修理厂又安静下来。

只有雨水沙沙地敲打着草叶。

好像，这里一直这么祥和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

第一章

课间休息时，区佳就觉得眼睛总在跳。

“左眼跳财右眼跳灾。”咦，好像是“右眼跳财左眼跳灾。”自己是左眼在跳，究竟是跳财还是跳灾呢？她自己也搞不清了。

可是，眼睛的确是在跳啊。

正巧，天仞抱着一大摞作业从她身边走过。

她一把拉住天仞。

“天仞，有个问题要问你。是左眼跳灾还是右眼跳灾？”

天仞手里的作业本哗地撒了一地。

天仞目光发愣地看看满地的作业本，然后，把目光拧成一个巴掌，甩到区佳脸上，却没有回答区佳的问题。

区佳的脸红了。

红得忘了自己到底哪个眼睛在跳了。

她忙不迭地去拾地上的作业本，一本两本三四本……这该死的作业本怎么这么多啊？幸好，有人帮她捡了。一定是天仞！哼，一个男生要是连这点风度都没有，区佳可真要瞧不起他了。

天仞可是她很瞧得起的男生呢。

她抬起头。

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蹲在自己身边的，竟然不是天仞，而是俞悦。

头再抬高点，就看到天仞正托着下巴，坐在那儿，看



他们蹲在地上捡作业本呢。

区佳这个气啊。

要知道，区佳可是个女生哎。

想到这儿，区佳站了起来。

“天仞，你……”她实在不知该怎么往下说，因为平时她是最主张男女平等的，可不知怎么，一到干活儿的时候，她就想到了自己是女生。特别是生气时，她觉得女生更有理由生气，而男生天生就该让着女生一点，至少不应让女生更生气。“你、你樱花花道这个外号，需要改做‘应该霸道’！你以为你是班长就可以……我很后悔选举时投了你一票……”

区佳在班长选举时，也参加了竞选。

竞选时，竞争十分激烈。

区佳和一群女生，打出了一个横幅，上面金字写着：“请支持区佳——因为这是你最明智的选择”，下面小字列出无数区佳的优点和女生当班长的优点。

她们还向男生派发了巧克力。

只是，那天的时间赶得不好，正好是2月14日，情人节。

老师误会了，认为全班学生都在早恋。

区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向老师解释明白，让她相信了这么做决不是早恋，而是一种竞争手段。

老师明白了。

“噢，不是早恋，那你这就叫贿选。”

一时间，区佳觉得当个班长实在是太难了。

区佳不辞辛苦，又费了十八牛四虎之力，向老师解释这不是贿选，在国外，这种活动是十分平常的，是为了争取选民的好印象，美国的历任总统差不多都这么做过，还



有其他总统制的国家，都……

老师恍然大悟。

“区佳，你这是给我上世界历史课呐？”

区佳的脸白了。

这个帽子有点大。

给老师上课，这分明是不尊师重教的表现。

可区佳尊敬师长在学校是有名的啊，上次开全校大会，校长还在表扬她，说她懂礼貌、做好事，课余时间有许多老教师家里打扫卫生，擦了无数块玻璃。

反过来再看看天仞。

他根本没想当什么班长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事情太多了，每天要练武术、打篮球，还要学习……当班长，就要占用自己的时间，就要放弃许多事情。

后来，还是区佳觉得自己如此大张旗鼓，却没有个竞争对手，多少有些没意思，就鼓动天仞参选。

“你肯定能当选……一个副班长吧？”区佳把班长的位子预留下来了，“再说，你也要给咱班的男生带个好头儿吧？”

奔三俞悦也极力让天仞参选。

因为他认为，区佳作为一个女生，平时已经够趾高气扬的了，如果再让她当上班长，那根本就没有男生的活路了？

“老高，上吧。”俞悦暗暗用小手指指了指区佳，再用大拇指指了指天仞：“我可以作为你的竞选秘书长，什么都不用你操心，只要你站到讲台上讲几句话就行了。”

天仞马上明白了俞悦的意思。

“好吧，那我就试试。”天仞说。

俞悦很高兴。



区佳也挺开心，只是这开心里面隐隐地有种不安。

俞悦、高天仞和区佳是最好的三个好朋友，现在给区佳的感觉是，俞悦和高天仞站到了一起，如果按这个比例来分的话，也就是全班的三分之二已倒向了天仞。

那自己呢？

天啊。

区佳觉得，找天仞做竞争对手，简直是个比天还大的错误。

然而，错误造成了，是无法改变的。

错误就像在山顶上有一块圆球状的东西，它安安稳稳地在山顶上立着，并没有招惹你，忽然，你心血来潮，推了它一下，本想，它一动也不会动的，谁知，它立即应声而动，向山下滚去。你知道你惹祸了，想要阻止它，但已经晚了。

石头从山上滚下来，是有惯性的。

错误也是有惯性的。

所以，区佳只好任由这个错误继续下去。

从表面上看来，俞悦并没有做什么工作。

区佳暗暗地松了口气。

可在选举那天，区佳发现，天仞在班里具有着不可动摇的威信。

全班一共 56 个人。

天仞竟然得了 56 张票。

而区佳得到的票数是 46 张。

整整差了 10 名同学。

这 10 名同学，极有可能嘴里吃着自己送的巧克力，却在选票上写下了天仞的名字。

不过，区佳虽然没当上班长，却当上了班副。